

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訛也不可爲準

約五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約六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約六

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爲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父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爲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闡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遽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

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爲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爲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覩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
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
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爲其釋褐落髮曰
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
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
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

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鄰將往償之
納六
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
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識之耳璨曰何識答曰
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興者也偈不云
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
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
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鄰下說法人大
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

廁或鄺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
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爲尊者曰我自調心何
經於莞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徃其寺門與
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
爲之遷辯和憤之尋謂其令瞿仲侃曰慧可
狂邪頗誑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
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世壽一百七
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
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謚
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爲
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
法斯在牵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爲後
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子書云曷其
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
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
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

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即有發悟乃師其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爲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嶮公山今謂山谷寺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寢顯學者知求其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即是

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乃願以弟子禮事之父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盛會州人與其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墳焚之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故舒人號爲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爲害及尊者至道隋開皇間一日有神光遽發其寺甘露滋於山林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頌

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明皇謚曰鑒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琯爲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

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况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

濟縣信生遂爲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參見僧璨尊者即問答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胄金色赫赫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謂雙峯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辭不起又詔太宗謂使

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道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遇見一兒好骨目可七歲許心竒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約六王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僧既還尊者即爲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復謂忍曰我昔武德中嘗遊廬阜昇其絕頂見此破頭山其上有紫雲如蓋下發白氣橫

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壽七十有二是時寶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後三載其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大曆中代宗賜謚曰大醫禪師塔曰慈雲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嶄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人之相有賢者嘗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遇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盧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對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著槽廠去慧能

即退求處確所盡力於臼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爲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博學衆方尊爲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爲衆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若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勉衆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爲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爲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

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
諸佛出世唯爲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
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爲
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真實正法眼藏付付
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乎
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

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梨衣寶鉢
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偈曰
約六七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
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約六七 以來自
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
以衣鉢爲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
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
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
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
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

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
法其衆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
矣斯復何言衆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
之衆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
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衆曰吾事已畢
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

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四衆建浮圖於黃
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璠武
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爲新興人也方三
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
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爲
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
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
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
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
者喜之爲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

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爲善友初志
略有姑爲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爲業
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爲尼釋之尼即推經
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
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
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
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
自感曰我始爲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
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
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
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
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

納六

11

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
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
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
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
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
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

約七

13

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
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給其
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
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
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
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勅尊者
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刹幡飛揚俄有二
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間答如
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
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
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
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
華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
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
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
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耆德比丘與

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真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真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間本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

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敘然布諸京國使學者脩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

約六

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
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
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
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
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

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
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
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薩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
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
差勅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

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
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諸
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
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
昧若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
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潤大地汝等

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
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
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
要弁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
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
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
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
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

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爲塔之意乃欲報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楫其時大衆皆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

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廻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殮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真體父不能決刺史乃與二

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而香煙倏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鎔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納六

十二

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縷經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鎔護頸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

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崖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識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

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輦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灝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
約六

膺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竒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歧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力士共射一堅洛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叉有強弱蓋射勢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喻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約六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約七

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賴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述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約七

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爲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爲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